

歷史與空間

繽紛百味海南粉

常言道，「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造就出一方特色美食。魂牽夢縈身生地，閒來常思歸故里。再忙，也要抽空常回到生養自己的一方水土去。回鄉的節目，除了省親訪友，少不了的是尋找故鄉的美味。

故鄉海南，自古就是南天寶地。明孝宗時期，瓊籍名臣丘潛筆下的家鄉，是「山丹佛桑到處有」，「茉莉素馨隨時新」的物華天寶之地，並留下了「村釀家家皆有酒」等時人飲食習俗記錄，這個被宋代蘇軾譽為「海南萬里真吾鄉」的寶島，自古就具有豐富獨特的地方飲食文化。如今，海南最為人知曉樂道的特色美食是「四大名菜」——文昌雞、嘉積鴨、和樂蟹以及東山羊。文昌和嘉積是著名的僑鄉，文昌雞和嘉積鴨自然糅合了南洋華僑的烹調特色，是地方菜烹飪上「『洋』為中用」的成功例子；和樂蟹以其膏肥肉鮮而聞名；東山羊則以清香糯軟而別具一格。「四大名菜」固然可口，然而必須在正餐或筵席中，方能享用。對於喜歡穿街走巷、尋幽探食者，光吃大菜，未免還不夠解饞。所幸的是，不單功夫大菜聞名遐邇，海南還有品類繁多、琳琅滿目、口味各異的特色小吃，而僅不同縣市的各式米粉小吃，已使人目不暇給。

米粉是海南人喜愛的主食之一，海南米粉，統稱「海南粉」，其品類繁多，是當地人早餐、下午小點的首選。「海南粉」的粉條，以大米浸泡成米漿，裝入布袋後瀝乾磨粉，再加入番薯粉製成粉團，放入製粉筒裡壓製成型，煮熟後即將其置於涼水中製成，這種製粉方法有着悠久的歷史，相傳源自閩南米粉，流傳到海南後，融入了地方元素，創出新品類，並且衍生出不同縣市風味各異的口味。

海口是海南省省會，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海口腌粉在各種海南粉類別中亦最為人熟知，是吃眾最多的一種風味款式，它所用的米粉，形似廣東米粉但外觀更白滑晶瑩。海口腌粉有拌粉和湯粉兩種吃法，拌吃時以細米粉拌以牛肉乾絲、豬肉絲、蝦米、豆芽、筍絲、酸菜、花生米等為主料，再佐以香菜、小葱、蒜末以及芝麻等，還有炸脆的麵片作拌菜，放入粉內再淋上濃稠鹹香的芡汁。湯粉則在拌粉上澆上小海蜆湯，清香鮮美的湯底，融入拌料多樣、層次感豐富的味道，常引發初嚐者味蕾震撼，其妙難言。據鄉親介紹，

從前吃海口腌粉最正宗的地方，在老城區西門外街，當地集貿市場一直以來以這一帶最為繁華，即便是如今，一到早餐時段，這裡附近的米粉攤店還是座無虛席——晨起鍛煉的、準備上班的、買完菜準備回家的各色人等，都匯聚到這裡，坐着吃、站着吃、打包吃，似乎大家都樂於以一碗美味的海南粉迎接新一天。

與海口腌粉口味既相近，又別具風味的，莫過於抱羅粉了。抱羅粉以位於文昌市與海口市交界處的抱羅鎮得名，同樣由來已久，始於明代。同屬海南米粉，抱羅粉粉條製作時番薯粉比例相對較大，口感偏綿軟，若說海口腌粉吃的是海口特色，抱羅粉則多了一分文昌風味。抱羅粉的外觀狀貌，與雲南米線相若，然而口感卻迥異。入口無須費勁咬嚼，粉條本身帶着淡淡的清香，拌料與海口腌粉相若，只是少了海米與醃麵片，而嚼勁十足卻不會過韌的牛肉乾條的分量相對更多些。湯底方面，與海口腌粉配湯的海蜆湯不同，抱羅粉配湯的湯底以牛骨和豬骨熬成，口感香濃。吃時加入一點地道甜辣醬，好此口者，定必大呼過癮。筆者少年時，曾隨已故著名海南詩人、原省瓊劇院院長李放先生下鄉采風，路過抱羅鎮，猶記得李院長當時讓司機把車子停於一小村路口，回身對隨行的我們笑道：「有好吃的了！」李院長是地道的文昌人，大伙兒自然充分信任，滿懷期待地下了車，走了幾步，看見路旁村店旁不起眼的抱羅粉三字招牌，我心中暗自思忖：「這有啥的，還不是米粉一碗！」豈料一嚐果然別具風味，李院長邊吃邊向我們把抱羅粉的歷史娓娓道來，小小一碗米粉，頃刻間盡收腹中，連忙又多叫一碗，大快朵頤。我對抱羅粉由此特別鍾愛。今年春末回鄉度假，着小輩驅車同往尋找昔日的村店，可惜時隔多年，抱羅鎮也已跟隨時代步伐發展起來，那家村店已無從尋見，所幸在鎮上大街還是找到一家裝潢簡樸的粉店，一行三人各嚐一碗湯粉，其風味似曾相識，頗為正宗，總算不至於遺憾而回。

一路向南，瓊東南萬寧市的后安鎮，也有馳名的后安粉。萬寧人吃米粉的歷史源遠流長，但是現如今流行的后安粉，卻相對「年輕」，大概興起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此後迅即走俏，大受饕客青睞。后安粉最大的賣點，在於佐料和湯底，都有「自家製」的特色。每家粉店皆有其「獨門秘



■海口腌粉以拌吃為主，拌以海蜆清湯，頗具風味。作者提供

萬寧市再往南走，是著名的革命老區陵水黎族自治縣。這裡的黎族同胞同樣愛吃米粉，陵水酸粉也是別具一格。陵水地勢西高東低，既有海拔千米以上的山脈，也有蜿蜒的海岸線，陵水酸粉的粉條和佐料因此更豐富多彩。其粉條與海南粉製作方法相近，都是把大米先水泡變軟後再磨漿加工而成，其粗細更像粉絲，拌料則涵蓋沙蟲、牛肉乾、豬雜、蝦米以及當地海產，可謂包羅萬象。粉以酸為名，自然少不了以醋腌拌，更特別之處是吃的時候可隨自己口味加入當地著名的黃辣椒醬。好酸辣口感者，相信一定會喜歡。

早年吃海南粉的主要場所，不外橫街窄巷、村口路旁，店家一般以細鐵絲網作廚廂，用擔挑着四處覓地擺攤。這種廚廂，一來可以擋住街道旁車輛行人經過時揚起的塵土，還能阻隔從四面八方奔襲而來的蒼蠅，食客點餐後，可以看到米粉調配腌拌的全過程。現在因固定店面多較寬敞，大多在調配米粉的廚房裝上玻璃櫥窗，使食客依然能看到腌拌米粉全程，保留懷舊氣息之餘，衛生條件大為改善。對於那些年的眾多攤店，印象最深刻的，當屬位處老街和平電影院對面小巷的一家，記得從前每逢回鄉度假，隔三差五必往這家攤店，點一碗乾腌海南粉作下午小吃。在狹小的巷道裡，坐在短小的矮木凳上，看着蜂窩煤爐上的湯鍋裡海蜆湯表面升起的裊裊輕煙，還有攤主不慌不忙地把拌料依次放入粉條，再勾上芡滴，然後從其手上接過拌好的粉，悠然地吃着熟悉的家鄉風味，那種愜意至今難忘。這家攤店如今已不復在，聽說已遷往他處開了門店。隨着時代的變遷，現在全省各地均開起了大大小小的各類海南粉店，店面大多乾淨明亮，座位寬敞舒適。近來甚至足不出戶，只需網上下單，頃刻間，用快餐盒盛好的各式腌粉就送達家門，又多了一分便捷，稍欠缺的，是那分親切與隨意。也許，絲絲點點緣自懷舊的遺憾，對於一代人來說，也是一種難得的美好回憶吧。

書若蜉蝣

■ 葉輝

情緒與人畜共病

話說1986年，一名44歲的女士被送到麻省綜合醫院，她整天都感覺良好，但下午卻突然覺得極度胸悶，疼痛感甚或放射到左臂，其實那是典型的心臟病發作症狀，但令人不解的是，她並未患有冠狀動脈性心臟病，而她心臟周圍的血管裡也沒有血栓，會危及生命。

此一病例看來像心臟病發作，其實卻不然，托馬斯·賴恩（Thomas Ryan）及約翰·法倫（John Fallon）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述及此一罕見病例，指出病人的心肌明顯受損倒是由情緒所引起的，較早時此名女士剛剛得知她17歲的兒子自殺身亡。

此一病例令醫學界頗感意外，多年以來，醫生都對心理學與生理學之間的關係不屑一顧；凱瑟琳·鮑爾斯（Kathryn Bowers）與芭芭拉·內特森-霍洛維茨（Babara Natterson-Horowitz）合著的《人畜共患疾病》（Zoobiquity）一書，正好闡述此一觀點：情緒導致心臟結構發生真實生理病變的觀點，或會遭醫生的鄙視，而真正的心臟病學家則會將精力集中於所看到的實際問題上：當中動脈斑塊、血栓、大動脈破裂及情緒變化等等。

儘管如此，關於極端情緒可能影響心臟的證據，早在幾十年前就已出現——野生生物學家及獸醫首先注意到，極端情緒可能對身體機能造成嚴重破壞；至20世紀中葉，他們發現當動物突然經歷生死攸關的恐懼時會發生怪事，比如被捕食者抓住後，動物血液會大量填充腎上腺素，幾乎

令血液變成毒液，從而破壞動物的肌肉（包括心肌），此一現象稱為「捕捉性肌病」（capture myopathy）。

早在1974年，此一現象在獸醫中已廣為人知，《自然》（Nature）雜誌在談及如何避免此一問題時，甚至不屑於解釋「捕捉性肌病」究竟是什麼；而研究人員已意識到，雖然人工飼養或追蹤研究均出於科學研究及動物保護，但此種行為往往是致命的。

麻省此宗心臟病突發病例顯然由情緒導致，然而，當醫生為此困惑不解時，獸醫早已承認：不少非人類物種俱會因緊張而患上心肌病：包括駝鹿、羊叉角羚、麋鹿、梅花鹿、彎角劍羚、羚羊、麂鹿、野牛、瞪羚、儒艮及野生火雞；此後，名單仍不斷擴大，包括小羚羊、阿拉伯大羚羊、海豚、鯨魚、鴨、小鴉、鸚鵡、河獭、仙鶴、蝙蝠、各種水鳥及懶猴等；容易患「捕捉性肌病」還包括患有焦慮症的靈長動物。

大約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研究顯示，人類也有可能因極端心理壓力而出現生理問題；至1995年，研究人員傑里米·卡克（Jeremy Kark）、西爾維·高曼（Silvie Goldman）及里昂·愛普斯坦（Leon Epstein）發現，與之前或之後的兩個月以至一年前同一時期相比，1991年1月18日因心臟相關的問題而死的以色列人數量的最多，皆因當日爆發海灣戰爭；此項研究所顯示的死亡率增加，並非因導彈襲擊直接導致的傷病，而與心血管相關的死亡病例，大多俱不曾留醫以接受治療。

■ 熊易曉

淺論性別差異之實質

的。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是以意識形態為基礎，長期以來被人不斷誇大的真實差異的影響。這也直接形成了我們如今對於男性特質與女性特質的認知。社會給男女制定了一套行為規範，而個體一旦在社會化過程中將性別角色規範化，就會自動的按照適合自己性別的行為方式來認識、思考、行動，這也就造成了男女性別角色的差異。性別角色的差異導致了性別特質的區分，可是即使擁有一種性別特質也不能代表一個人的生物性別與之相同。總之這些都是後天的影響，而那些由女性特質推論出「女人天生不適合開車」的人可以洗洗睡了。

性別差異只是個體差異的一種，用性別代替個體是本末倒置的行為。世界上主要的生物性別只有兩種，而世界上不同的個體卻遠遠超過

這個數字。個體的生理差異、身高、體重、性別、年齡等等一直存在。而由於所處環境，所受到的教育導致的心理、智力、記憶的不同更是拉大了每個個體之間的差距。我相信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和我的生物及心理性別相同，可是我確定世界上不存在另外一個個體與我分毫不差。紀錄片《雙胞胎姐妹》講述一對中國雙胞胎姐妹在嬰兒時分別被一個美國和一個挪威家庭收養，可以說她們是世界上最類似對方的個體了。然而由於環境造成的不同興趣、喜好、行為方式等等在片中又是那麼的明顯。個體的差異是如此之大，以偏概全、用莫須有的事實將女性司機視為馬路殺手，不可不謂是膚淺。

我們需要提防的是違反交通法令的司機，我們更需要的，是改變性別歧視的觀念。

■ 羅大佳

養女（下）

十一歲那年的一天早晨，珍珍放牛回家，養母正在做飯。養母要她抱着妹妹，幫燒鍋。看見灶膛裡的柴火快燃盡了，珍珍往灶膛裡遞柴禾，一不小心，懷中的妹妹就往下滑，珍珍趕快丟掉柴禾抓住包裹着妹妹的襁褓，叫養母過來幫忙。養母過來接過妹妹，順手抄起火鉗砸到珍珍的右手臂上，珍珍的手臂立即被砸脫臼了，痛得嚎啕大哭。哭過之後，珍珍托着右手就往回家的路上走。她要回家，要回家找親生父母。走到村公所，聽說父親在這裡參加大隊召開的幹部大會（父親是生產隊保管員），珍珍就蜷縮在屋簷下等。等到散會父親出來，珍珍叫一聲「爹」就泣不成聲。父親見她頭不梳臉不洗，披頭散髮的樣子，責備她不該懶散。珍珍低聲回答：「爹，我的手動不了。」父親問：「怎麼回事？」珍珍說：「嬸打的。」父親一把將珍珍攬在懷裡，淚水潮水般湧了出來。父親把珍珍領回家，找了一位民間骨科醫生來幫她把手臂復位。然後父親去找到郭嫖說：「兄弟，如果珍珍在你們家是累贅，那你算算她在你們家吃了多少飯，折算多少錢，我把錢付你，把她領回來，她還是個孩子呀，你們咋能這樣虐待她呢？」在家裡沒有多少地位的郭嫖聽說了事情的原委，回家後發瘋似地把老婆揍了一頓。

珍珍在家裡休養了一個星期，那是她最快樂的時光，那時候父母也給她添了3個弟弟妹妹。一個星期後，郭嫖來接她回去。珍珍緊緊拉着父親的衣角不放。父親撫摸着珍珍的頭說：「乖女兒，你還是回去吧，你爸和你嬸拖家帶口的也不容易，你就不要給他們添亂了。」郭嫖拉着珍珍的手說：「珍珍，都怪爸以前沒照顧好你，跟爸回去吧，有爸在，今後嬸不敢打你的。」珍珍相信養父的話，養父一直都很疼她，可養父也不能一直守在她身邊呀，於是珍珍還是搖了搖頭。這時母親從屋裡走出來，對

郭嫖說：「兄弟，你回去跟她嬸說，珍珍也不是吃一粒飯就長大的，不能說打就打說罵就罵呀。」郭嫖說：「嫂子，以後您就放心吧！」珍珍聽着母親的話很反胃，不是您不想要我才把我抱養出去的嗎，這會兒又假惺惺地關心起我來了。於是轉身拉着郭嫖的手說：「爸，我們走。」

珍珍和燕燕回到家的時候，母親躺在床上只剩最後一口氣了。床邊圍着父親、哥哥、弟弟妹妹和鄉里鄉鄰。母親已經病了很久，瘦削的身體，蠟黃色的臉龐，一雙眼睛黯淡無光。看見珍珍進來，母親的嘴唇翕動了幾下，眼裡泛起了一絲亮光。郭嫖要珍珍去給母親跪下。珍珍不情願地來到母親的床邊，但沒有跪下。母親伸出骨瘦如柴的手，拉着珍珍說：「還在怨恨媽媽把你抱養出去嗎？」想起10多年來所受的委屈，珍珍眼含淚水點了點頭。母親的眼裡也流出了淚水，說：「珍珍，其實媽媽也捨不得你，但那時家窮，實在供養不起，再說把你抱養出去，其實也是讓你回家。」珍珍對母親的話語感到疑惑，剛要詢問，母親腦袋一偏，嚥下最後一口氣，撒手離開了人間。

原來郭嫖才是珍珍的親生父親。當年郭嫖的父母給郭嫖訂了一門娃娃親，可郭嫖長大後愛上鄰縣的一位姑娘，郭嫖的父母堅決不同意，姑娘的父母也不同意。那位姑娘為郭嫖生下一位女孩後難產而死。郭嫖抱着女孩去找到了曾經的堂嫂，嫂子收留了女孩，並把她撫養到了4歲。郭嫖成婚後，一直沒有孩子。一次郭嫖的老婆進城趕集，遇到了珍珍的母親，提出想抱養珍珍的妹妹給她「押生」，母親靈機一動，把珍珍抱養給她，也算是讓珍珍回到了親生父親身邊。聽完自己的身世，想起10多年來對母親的誤解，珍珍「咚」地一聲雙膝跪地，大叫一聲「媽媽」，伏在母親身上傷心地哭了起來，哭聲驚天動地，傳出很遠。

畫中有話



浮城誌

■ 星池

足印

晨光絢麗，孫兒伴隨爺爺在沙灘上散步。微風拂面，稍稍驅走當下的悶熱。忽然，孫兒停步，觀賞旭日東升的景色。一會兒後，孫兒遠望前方的爺爺，其背影已愈縮愈細，並在沙上留下一雙雙足印。於是，孫兒頑皮地踏上爺爺的足印，重疊他的每一步。此時，爺爺回頭，瞧見孫兒的舉動，不由得掀起嘴角，露出笑意。

「你在幹什麼？」爺爺向已走到身旁的孫兒問道。

「非常有趣！你走過的，我也走過。爺爺，你一直以來都是我的榜樣！」孫兒洶氣地說。

「足印是過去遺下的東西，你現在踩上去，讓過去與現在連接起來。」爺爺若有所思地說。

「過去，現在，那麼未來呢？」孫兒隨心拋出此問題，令爺爺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應。孫兒續說：「說起足印，你聽過『生態足印』嗎？」

「生態足印？」爺爺搖首，示意不懂。

「簡單而言，『生態足印』恍若一個收支平衡表，把人類消耗資源的數量與地球製造資源的總數量比較，藉以呈現我們使用地球資源的

狀況。」孫兒嘗試解說。

「猜想，我們必定過度耗用地球的資源吧！」爺爺答道。

「對。人類須改變生活模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要減少消耗資源，切勿浪費，削減人類的生態足印。否則，幾個地球的資源也不夠人類耗用！」孫兒慨嘆地說。

「唉！地球只得一個！」爺爺亦感觸說道。

沉默一會，孫兒瞥見一陣海浪湧上來，不禁喊叫：「爺爺！剛才的足印全都被沖走了！」

「對了，這就是『未來』。」爺爺猛然醒悟。

「你說什麼？」孫兒一臉疑惑。「因為有你，我才學懂『生態足印』，我們在互相學習。」爺爺微笑道。

「小事一椿，又不是啥重要的事情。」孫兒有點難為情。

「你說我是你的楷模，其實，現在的你，踏住我過去的足印前行，可是，未來的你將會踏出屬於自己的足印。期待你青出於藍。」爺爺一臉慈祥，孫兒則似懂非懂。

然後，二人繼續前行，儘管舊的足跡不斷被沖刷掉，可是，他們沿途上仍能遺留更多新的足印。

文 | 匯 | 園

■ 黃驍